

# 旧情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  
外国篇

柳鸣九 主编



# 旧情

外国篇

柳鸣九 主编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04号

旧 情(外国篇) 柳鸣九 编

---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江奇勇 装帧设计:陆震伟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省芜湖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1.625

插页:2

字数:271,000

版次: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53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0618-5/I·548

定价:5.25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前言

## 柳鸣九

“旧情绵绵”，是出版社为这个书系确定的第四个“词牌”，当我遵命按此词牌“填词”（编选此类外国文学中、短篇小说）时，不禁想起了中国文学中南宋诗人陆游的《钗头凤》，篇幅短小，感人至深，虽已广为人知，也不妨抄录如下：

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！错！错！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蛟销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！莫！莫！

据周密《齐东野语》、刘克庄《后村诗话续集》等书的记载，陆游早年娶表妹唐琬为妻，伉俪情深，但陆母对媳妇不满，强迫儿子休妻。几年后的一个春日，陆游在山阴城南沈园踏青，不期与唐琬相遇，此时陆游已再娶，唐琬也已再嫁，两人之间已横有如山般的礼教，唯有碰面相望而已。陆游的《钗头凤》就是此情此景的产物，他把它题于沈园的壁上，唐琬得

知此词后，和了一首，也是缠绵之至：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晓风干，泪痕残。欲笺心事，独语斜栏。难！难！难！人成各，今非昨，病魂常恨秋千索。角声寒，夜阑珊。怕人寻问，咽泪装欢。瞒！瞒！瞒！

我想，如果要找“旧情绵绵”类的文学作品，这两首词可谓相当典型的代表作。它们之作为此类的代表作，因为其后面有一个真真实实、催人泪下的旧情悲剧故事，更因为它们旧情不详，重在绵绵，都主要是写而今怀念旧情之缠绵情状，其着笔点是悠悠不尽、绵绵不绝的思念，而不是过去那个旧情故事本身，而这种绵绵不绝的思念又是当事人痛切的实感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这两首词作为旧情绵绵这种心理标本的价值。

像这样的作品，在小说里不太容易找，其原因似在于诗词与小说的界线。虽然不同文学艺术类别的界线，在廿世纪的今天，有逐渐模糊的趋势，但一般说来，诗词的主要功能与所长在抒情，而小说的主要功能与所长则在叙事。于是，以旧情为题材的作品，诗词就往往在思念与情怀的状态上做文章，着重表现事过境迁之后对过去情事感念之悠悠与绵绵，而小说，则几乎不可避免要给过去的那桩情事留下足够的篇幅，而且往往是相当主要的篇幅，着重表现过去那桩情事何以能引起悠长怀念的原委经由。当然，如果只是写一个过去了的爱情故事，那还不属于旧情绵绵类，因为，任何小说中所写的故事无一不是已经发生过、已成为过去了的。旧情绵绵类的叙事小说的标志，既要有一个作为小说主体的爱情故事，还必须有事过境迁之后的感念与怀旧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过去的爱情故事必须饱含

着事后的思念，必须渗透着眼下的感情，而且，这种思念绵绵无尽、不绝如缕的韧性，甚至足以构成后来生活的某种动力。这种例子，在现实生活里也不少，最传为佳话的一例，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由对初恋对象贝亚特丽齐经久不衰的怀念，而到在不朽名著《神曲》中把她描写为引路的女神。

这样，旧情绵绵类的叙事作品，自然就有了不同的层次。除了原来的爱情故事作为基底外，在这个基底上，至少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当时感情的层次，再一个就是事过境迁后的感情的层次，如果作品是由作者出面旁叙的，则还有深藏在背后、但也隐约可感的作者本人描述时的感情这一层次。这个选本中川端康成的《水月》就是这样一篇杰作，这篇作品就像旧色印刷一样由于有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感情色彩而显出了时空意境与心理深度。当然，在作者的自叙中套有人物自叙的作品，也能达到此种效果，如茨威格的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廿四小时》，这篇小说不仅有女主人公的自叙使爱情故事本身的浪漫情调、女主人公当时迷醉自失的精神状态与她事隔多年后的绵绵情怀，都层层跃然纸上；而且有作者的自叙使以上三个层次更显出客观的真切性，使作者的感情态度与评析立场更为鲜明突出。即使作品是采取主人公直接自叙的形式，当时当地的情怀与事后多时的思念，也可以形成对照、反差或微妙的殊异，正如我们在杜拉斯的《悠悠此情》、奈瓦尔的《西尔薇》、中河与一的《天上的葫芦花》中所看到的一样。这种对待同一情事在感情上的今昔差异，既可以是伤时性的，也可以是超越性的、升华性的。过去的事毕竟是过去的事，即使它再痛苦，毕竟已经过去了；过去的情毕竟是过去的情，即使当时再迷茫，再身不由己，毕竟也已经是陈迹，事后看来，毕竟总会新添几分超脱与距离，总会带有若干再思与哲理意味。

由于以上这些缘由，旧情绵绵类的作品，往往要比单纯叙述爱情故事的作品表现出更多的东西，更多的情趣，更多的意境，更多的生活道理，更多的哲理意味，在写情的作品中，人们也就往往容易偏爱这一类了。

悠悠与绵绵之情状中，感情内容是可能有各式各样的，感情强弱也可能有程度的不同，但遗憾与惆怅，要算是共同的内容、共同的色彩。既然是旧情，而后又绵绵，不言而喻就是一个没有圆满实现的爱情故事，没有得到幸福结局的情事，从最后结果来看，是一段或大或小的悲剧，遗憾即由此而来。虽然这种故事共同的结果都是不圆满的、欠缺的、没有幸福，但当时的情事却又有幸与不幸之分，如果当时是一桩幸福的经历，令人沉醉、令人欣喜，那么因后来未得到完满的结局，自然就会在事后的思念中产生惆怅；如果当时是一桩不幸的经历，令人愁苦，令人伤痛，那么无形的时序却又会将伤痛抚平，缓解为惆怅，而这种思念怀旧中的遗憾与惆怅，在旧情绵绵类的文学作品里，也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美学范畴：感伤。

在欧洲语言文学中，“感伤”这个词最早见于1749年的牛津大词典，十几年后，英国一位文学家斯泰恩在他一部著名小说的标题中用上了它：《感伤的旅行》，这部小说对于在欧洲范围里掀起的一股感伤的潮流，颇起了些作用。在十八世纪，感伤主义几乎遍及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文学，直到十九世纪，它在浪漫主义文学中还颇有影响。感伤主义的作品，虽然不一定都是以爱情为题材，以感伤爱情为题材的作品，虽然也不一定都属于旧情绵绵之类，但旧情绵绵的作品，却几乎无一不求助于感伤，正如我们在这个小小的选本中所看到的，从《茵梦湖》到《水月》、《悠悠此情》等这些名篇佳作，都有不同程度的感伤基调。

感伤，无疑是一种打动读者的有效手段，然而，感伤最忌过觔。过觔的感伤，效果往往走向反面。十七、十八世纪之交，在欧洲流行一时的“感伤剧”、“泪剧”早已被时间所淘汰，只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陈迹，即使是十九世纪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品，甚至是浪漫主义的名作，也因为感情过于夸张早已不再使人感兴趣。必须有分寸，必须有节制，必须恰如其分。不仅如此，在我看来，最好是力求蕴藉含蓄，只有那么淡淡的一点，悠悠的一丝。这种感伤情调，反倒更具有有一种距离美，更具有潜移默化、润泽诱引的感人效果。在这个小小的选本中，除了题材大致相同外，如果还有什么编选标准的话，那么，取其清淡含蓄，也可以算是一条标准。

1991年3月6日



# 目 录

前言 ····· 柳鸣九

西尔薇

····· [法国] 奈瓦尔 1

茵梦湖

····· [德国] 史托姆 40

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廿四小时

····· [奥地利] 茨威格 73

天上的葫芦花

····· [日本] 中河与一 139

水月

····· [日本] 川端康成 195

普尔凯丽娅

····· [法国] 马多尔 207

淡忘的梦

····· [法国] 施奈德 232

悠悠此情

····· [法国] 杜拉斯 252

午餐

• • • • • [美国] 拉 丝 329

斯托士

• • • • • [美国] 里肖尔 342

# 西 尔 薇——忆瓦卢瓦<sup>①</sup>

〔法国〕奈瓦尔

## 一 虚掷的夜晚

我走出剧场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以求爱者自许，盛装出现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。剧场里有时座无虚席，有时空空如也。我或是望着池座，那儿只有三十几个勉强来捧场的戏迷；或是望着包厢，那儿布满了过时的衣帽；或是置身在活跃而骚动的大厅中，层层座位上都装点着花团锦簇的衣衫、闪闪发光的首饰和兴高采烈的面孔；这一切对我说来都无关紧要。我对剧场里的景象漠不关心，舞台上的场面也不大吸引我，只是在当时的一出极乏味的名戏的第二场或第三场，一位著名演员出场，才使空荡荡的大厅顿然生辉，她一口气或一句话就让我周围的那些死气沉沉的面孔又焕发生气。

我觉得她就是我的生命，她也只为我一个人活着。她的微笑使我感到无限幸福，她的声音温柔又明亮，使我快乐得浑身颤抖，心中充满了爱情。在我眼里，她是十全十美的，我的全部热情，我的种种非非之想，都在她那里得到了满足；当成排

<sup>①</sup> 瓦卢瓦，法国北部巴黎盆地中央的一个地方，原系瓦卢瓦家族的领地，作者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
的脚灯从下面把她照亮的时候，她美艳绝伦；当脚灯变暗，吊灯从上面把她照亮、使她显得更自然的时候，她又苍白至极<sup>①</sup>；她的美在黑暗中大放异彩，宛若时光女神额上闪着一颗明星，出现在艾尔古拉诺<sup>②</sup>的壁画的棕色背景上！

一年以来，我还没有想到要打听一下她是何许人，我害怕模糊了这面映出她的形象的魔镜，充其量我只听到过一些片言只语，并且说的不是作为女演员的她，而是作为女人的她。我所知道的很少，就象听到的有关埃利德<sup>③</sup>的公主或者特拉布宗<sup>④</sup>的王后的流言一样寥寥无几。我有一个叔父，他在十八世纪末生活过，只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才能很好地了解他。他很早就对我说过女演员不是女人，自然忘了给她们一颗心。他说的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女演员，但是他在讲历史和下结论的时候，给我讲了那么多关于他的幻想和他的失望的故事，给我看了那么多他后来用作烟盒装饰的、刻在象牙和小巧的徽章上的肖像，给我看了那么多发黄的情书、褪色的信物，使我习惯于不分时代地把她们一律想得很坏。

我们那时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里，象通常革命之后或盛世衰败之后一样。投石党运动<sup>⑤</sup>时期的充满英雄气概的风流，摄政时期<sup>⑥</sup>的豪华而花哨的腐化，督政府时期<sup>⑦</sup>的怀疑主义和狂欢宴饮，而今都已荡然无存，变成了一种大杂烩，行动，犹

---

① 当时的风气是以苍白为美。

② 艾尔古拉诺，维苏威火山脚下古城，曾出土珍贵壁画等。

③ 埃利德，古希腊城邦。

④ 特拉布宗，古代王国（1204—1461），位于今土耳其特拉布宗港一带。

⑤ 投石党运动，音译“福隆德”运动。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三年法国地方贵族反对中央集权的政治运动。

⑥ 摄政时期，指一七一五至一七二三年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。

⑦ 这里指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法国的督政府。

豫，懒惰，闪光的空想，哲学或宗教的向往，茫然的、混杂着某种再生的本能的热情，对以往的混乱的厌倦，不可捉摸的希望，都搅作一团，类似佩雷格利努斯<sup>①</sup>和阿普列乌斯<sup>②</sup>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东西。世俗的人渴望着玫瑰花束，它可能会通过美丽的爱西丝神的手使之返老还童；那永远年轻纯洁的女神在夜里出现，使我们对白日里虚掷的光阴感到羞愧。然而，这种野心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，对地位和荣誉的狂热角逐也将我们接于可能的活动范围之外。剩给我们的栖身之地只有这座诗人的象牙之塔，我们在里面爬得越高，就越脱离芸芸众生。我们被师长引到这样高的地方，我们终于在孤独中呼吸到了纯净的空气，在传说的金杯之中饮着遗忘之酒，陶醉于诗歌和爱情。唉！爱，这是些含混不清的形式，粉红和蔚蓝的色调，纯粹精神的幽灵！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，如果我们就近看她，会使我们的天真产生反感，她得显出女王或女神的样子，尤其要紧的是，我们不要走近她。

然而，我们之中有些人，对这些柏拉图式的奇谈怪论并不赞赏。有时候，他们在我们不断更新的亚历山大式的梦想中挥动地狱之神的火炬，那一道道火花飞溅的光亮刹那间驱散了黑暗。这样，我怀着逝去的梦所留下的苦涩的忧愁走出剧场，高兴地找俱乐部里的人去了，在那儿，大群的人一起吃饭，任何忧郁都在几个人的永不枯竭的激情面前消失殆尽，他们才智焕发，头脑灵活，热情洋溢，有时思想崇高，这在改革或颓废的时代里屡见不鲜。有时，他们的争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，竟使得我们当中最胆小的人都会跑到窗口，去看看是否会有匈奴人、土库曼人或哥萨克人来打断这种演说家和诡辩家的宏论。

---

① 佩雷格利努斯，古罗马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。

② 阿普列乌斯（125？—170），拉丁作家。

“喝吧，爱吧，这才是智慧！”这是那些最年轻的人唯一信条。其中有一位对我说：

“很久以来我总在同一个剧场碰见你。你来是为了哪一位？”

为了哪一位？……我觉得人们去那儿不可能不是为了另外一位。不过，我还是说了一个名字。

“妙极！”我的朋友宽容地说：“你看，那个幸运儿，他刚刚送走她，他忠于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规矩，大概明天早晨才能再见到她。”

我掉转目光望了望那个人，心中并不十分激动。那是一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，面色苍白，表情活跃，举止得体，眼睛里充满了忧郁和温情。他朝惠斯特牌桌上掷了一枚金币，若无其事地输了。

“他或另外一个，这与我何相干？”我说，“总得有一个人，而我觉得此君被选中是当之无愧的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吗？我追求的是一种形象，仅此而已。”

离开的时候，我从阅览室经过，无意中拿起一份报纸，我想那是为了看看交易所的行情。在我剩余的财产中，有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是外国股票。早就风闻这些长久被忽略的股票将被承认，果然，内阁更迭之后，这件事就成了。现在它们的标价已经很高，我又成为富翁了。

这种地位的变化所产生的唯一想法是，如果我愿意，那个我长久以来爱着的女人就是我的了。我已经摸得着我的理想。这难道不又是幻想吗？不又是嘲弄人的印象错误吗？但别的钱也是一样。赚来的钱仿佛是一尊摩洛<sup>①</sup>的金像矗立在我的面前。

① 摩洛，圣经传说中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，他要求用儿童的身体作祭品。

我想：“如果我在那个年轻人丢下的女人身旁取代了他，他会说什么呢？”我想到这里不禁浑身一抖，我的骄傲被激怒了。

不！不能这样，在我这样的年龄，不能用金钱扼杀爱情，我是不会当一个使人堕落的人的。况且，这是一种旧时代的念头。再说，谁又对我说过这个女人是可以收买的呢？我的眼睛随意看着手中的报纸，我读到这样两行字，“外省的花束节。——明天，桑利的弓箭手们应将花束送给洛阿齐的弓箭手们。”这些极简单的话在我的心中唤醒了一系列新的印象：那是久已忘却的外省的回忆，那是青年时代的纯朴的节日的遥远回声。号声和鼓声在村庄和树林中遥相呼应，年轻的姑娘们编结着花环，一边唱一边扎着饰有彩带的花束。一辆沉重的牛拖车，沿路收着这些礼物，而我们，当地的孩子们，佩着弓箭组成了护送的队伍。我们都有着骑士的头衔，而并不知道那只不过是代代重复的德落伊教<sup>①</sup>祭司的节日，这种节日在王政和新宗教之后依旧幸存着。

## 二 阿德里安娜

我上了床，但是平静不下来。睡意朦胧中，我的青年时代在回忆中浮现。理智还在抵抗着梦的奇特的战法，这种状态常常使我们看到，一大段生活中的某些最突出的画面联翩而至。

我想起了一座亨利四世时代的古堡，发红的正墙，铺着砖瓦的尖屋顶，用黄色的石头砌就的锯齿状墙角，巨大的绿草如茵的广场，四周长着榆树和椴树，夕照的红光从树叶间射下。年轻的姑娘们在草地上围成一圈跳舞，一边唱着母亲传下来的古老歌曲，用的是一种自然而纯正的法语，使人们感到实实在

<sup>①</sup> 德落伊教，古代凯尔特人的宗教。

在地生活在瓦洛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那里，法兰西的心脏已经跳动了一千多年了。

我是环舞中的唯一男孩，我带来了非常年轻的女伴西尔薇。她是邻村的一位小姑娘，活泼，鲜艳，两眼乌亮，容貌端正，皮肤微黑……直到那时，我只爱过她，我眼中也只有她！可是，我在舞圈中注意到一位金发姑娘，高大，美丽，人们叫她阿德里安娜。突然，根据舞蹈的规则，阿德里安娜站在圈子的中央，独自面对着我。我们的身材相仿。大家让我们拥抱，歌舞的人们旋转得更起劲了。吻她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握紧了她的手。她那长长的金色发卷轻拂着我的面颊。从这时起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慌乱攫住了我。美丽的姑娘必须唱一只歌才有权再回到舞圈里去。大家围着她坐下，立刻，她唱起一支满含忧郁和爱情的古老抒情歌曲，这些歌中唱的总是一位公主的不幸，她因为恋爱而被父亲关在塔里。那声音是清亮动人的，象这个多雾地区的姑娘们的声音一样，稍微有些朦胧。歌曲的每一节都以颤音结尾，当它用一种抑扬的颤动模仿老人颤巍巍的声音时，年轻人的嗓子使之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。

她唱着，唱着，大树投下了阴影，初升的月亮照着她一个人，我们屏息静气地围着她。她不唱了，没有人敢打破这寂静。一片凝滞的、淡淡的水气罩住了草地，在草尖儿上展开它那白色的气团。我们恍若置身在天堂之中。我们终于站了起来，朝古堡的花坛跑去，那儿有月桂树，栽在绘着单色画的大瓷瓶里。我折了两枝，编成花环，系上绸带。我把它戴在阿德里安娜的头上，那叶子反射着苍白的月光，在她的金发上闪闪发亮。

阿德里安娜站了起来。她舒展开苗条的腰肢，仪态万方地向我们施了一礼，就转身跑回古堡去了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她是法兰西先王的一位后裔的孙女；她的血管里流着瓦洛瓦家族的



血液。那一天是节日，她获准和我们一起玩耍；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，因为第二天她就要进修道院去当寄宿生了。

我回到西尔薇身边，发觉她哭了。她流泪的原因，就是 I 亲手把花环戴在了那位美丽的歌手头上。我对她说我再去编一个，但是她说她不希罕，也不配。我徒劳地辩解，在送她回家的路上，我费尽唇舌，她也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。

我被召回巴黎继续学业。我带走了一个双重的形象，首先是关于那段令人伤心地中断了的温柔友情，再者是关于一种不可能的爱情，它成了精神痛苦的根源，学校里的哲学是无法平复这种痛苦的。

只有阿德里安娜的容貌战胜了一切，那是荣誉和美的象征，它缓和或分担了学习生活的艰苦。次年的假期中，我听说这个我只见过一面的美丽姑娘被她的家庭奉献给了宗教。

### 三 决 定

这一段似梦非梦的回忆使我心中豁然开朗。对于一个女演员的朦胧而无望的爱情，每天晚上在看演出时抓住我，直到入睡时方才离去，却原来萌发于对阿德里安娜的回忆。她是一朵鲜花，开放在月光苍白的夜色中；她是一个玫瑰色、金黄色的幽灵，轻掠过被包裹在白雾中的绿草。一个与那忘却多年的面庞相象的面庞从此异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了，那是一幅因年代久远而模糊朦胧的铅笔画，仿佛那些在美术馆里受人欣赏的大师的画稿，而绝妙的原作却放在另外的地方。

表面上爱的是女演员，实际上爱的是修女！如果她们是一个人，那又该如何呢！真可以让人发疯啊！这是命中注定的冲动，陌生人吸引着你，仿佛磷火在一潭死水中的灯芯草上飘